

# 記乙亥年「雞籠中元祭」

陳緯華

## 前言

死亡，是人類所需面對的一個普同性課題。如果把人死之後的存有狀態稱作鬼的話，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一套關於鬼的觀念體系，以及由此衍生的行為。

在臺灣的民間信仰中，沒有人祭拜的鬼被稱作孤魂野鬼。對待這些孤魂野鬼，人們一般是儘量避免與之有所接觸，必須時，則通常是「饗以物品，使之遠離」。特別是在每年農曆七月的時候，相傳鬼門大開，孤魂游走陽間，我們可以看到人們好似招待客人一般，家家戶戶在門口準備了食物、用品、錢帛等，插上香，以供衆「好兄弟」們享用。伴隨著各種禁忌，形成一種特別的時節氣氛。這項祭拜孤魂的行為一般人稱之爲「普」，或者「普渡」。

就普遍性來說，七月的普渡可算是臺灣民間最大的年中行事。每年的炎夏七月，一過了中午，就是人們招待「好兄弟」的時間。原則上，開鬼門的這整個月時間裡，每一天都是可以「普」的日子，不過各地通常有其傳統；而在「普」的形式上，依著地方的特色以及社會的變遷，也有著些許的差異。

基隆的普渡或許是近年來全臺各地中最聞名的，它的聞名主要來自盛大而熱鬧的放水燈活動。放水燈其實是一個普遍的普渡儀式，意思是照亮冥途以接引孤魂來接受施食，然

而在基隆，由於有姓氏的輪流主普，使得這項儀式每年都非常盛大，加上基隆市政府的輔導推動，更使它成爲熱鬧的觀光節慶。「雞籠中元祭」沿襲至今已有一百四十年，在這歷史的過程當中，它濃縮了基隆社會的種種面貌，儲存著人們的文化記憶，使我們得以藉著它，進入人們的生活世界——步步，小心而仔細地。

在臺灣，有關普渡的學術性論著幾乎沒有，而報導性作品雖可見，然大多著重儀軌的說明，缺乏對儀式實際的動態過程之詳盡描述，而忽略了儀式的最重要因子——人。本文從「儀式的主體爲人」這一觀點出發，對「雞籠中元祭」的過程做一詳盡的描述，提供人們了解「雞籠中元祭」的另一視角，並作爲有關儀式研究的田野資料，期能對儀式研究有所貢獻。

以下即爲作者於民國八十四年（乙亥年），七月至九月之間，在基隆進行田野調查時，所作有關「雞籠中元祭」之過程的記錄。田野期間蒙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潘英海教授之指導，使各項調查研究的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特此感謝。

## 乙亥年「雞籠中元祭」

依據基隆市政府所發節目單，從農曆六月二十九日子夜開始，到八月一日下午爲止，整個「雞籠中元祭」包含了十



八個儀式——開燈夜、開龕門、立燈篙、送燈獻敬、開燈放彩、迎斗燈、發表、放榜、放水燈遊行、放水燈頭、梁皇法會、慶安宮普渡、主普壇誦經禮懺、放籤口、焚奉寒林院、跳鍾馗、交接手爐、開龕門。而六月二十九日老大公廟的開燈夜，就是這一連串儀式的開端。

#### 六月二十九日老大公廟開燈夜

老大公廟的存在是基隆開發史上一個重要的象徵，與基隆中元祭的產生有直接而密切的關係。早期開發基隆者多為福建漳、泉之移民，又以漳州人較早進入，如同臺灣其它地方，為土地、水源等事，雙方經常發生磨擦，時而引起爭鬥。咸豐元年八月，漳、泉人在魴頂發生大規模械鬥，損失了一百零八（中國人慣用的數字）條人命，雙方大傷元氣，經協調後，相約收集遺骸於一處，予以祭祀，此即老大公廟之源起。經過這次的械鬥，漳、泉之民皆覺長此以往對雙方都有害，終於在兩方耆老士紳的研商後，於咸豐五年（一八五五），決定不再以武力解決爭端，並擴大民間的普渡活動，以姓氏輪值，每年舉行盛大的公普，一方面祭慰因械鬥或開發移民過程中客死的無主孤魂，一方面也讓人們在賽會中發洩情緒以取代血鬥。這就是延續至今一百四十年的「雞籠中元祭」之濫觴（註1）。

老大公廟的現址是民國七年遷建完成的，原址日本政府為紀念日皇大正登基而建了高砂公園。從遷建之初的三面壁式小廟，到今天，老大公廟已有了廟埕，並增建了大門樓，可見其地位之提升。我到達老大公廟時，大約是下午三點，廟內零星有些人來拜拜，比較特別的是一旁請了個工讀生，

接受民衆的點燈登記。每年農曆七月，廟方便在四周點起慶讚中元的燈排，每個燈上寫著慶讚中元、開基老大公廟、信士姓名、合家平安等字樣，除了燈首為一萬元外，點一盞燈六百元，燈期一個月，全年接受登記，而以接近七月開始，登記人數最密集，甚至到了七月末就有很多人來登記明年的。這項每年收的點燈費，就是老大公廟全年的主要收入。工讀生在辦公室外接受登記，廟的秘書則在裡面拿著毛筆於燈上寫字，在我表明來意後，他熱心地拿出他所製作的雞籠中元祭時程表給我，表示我有問題過幾天可以來找他，這兩天他很忙。我看看時程表，原來今晚是老大公廟的開燈夜，明天則是開龕門的日子。問明了時間，我決定今晚住在基隆。

開燈的時間是午夜十二點，我在十一點十分到達老大公廟，一下車就聽到了音樂聲，廟前路兩旁擺了許多花圈，還有幾個攤販，步樓梯而上，廟裡已來了很多，但還不算擁擠，旁邊有明聲國樂社十多人，還有三、五個攝影人員在準備著，這些有的是市政府請來紀錄整個雞籠中元祭的，有一個是主普吳姓請來為整個月的活動拍照的，有的則是為興趣而來的業餘攝影師，也有民衆帶著家庭式錄影機。現場上香的上香，奏樂的奏樂（與過年時的音樂相似，樂團的人稱為國樂），觀看的觀看。樂聲、說話聲、穿梭上香的人，將這夜渲染出熱鬧的氣氛。

十一點四十分，儀式開始，老大公廟的秘書周東和先生擔任司儀，這開燈夜的儀式程序是由他根據一般禮儀所排定，宣布儀式開始後，首先由主祭者上香，程序如下：

#### 1. 儀式開始。

#### 2. 奏樂。（明聲國樂社）



3. 主祭官就位。(由老大公廟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主祭)

4. 陪祭生就位。(老大公廟全體委員及受邀與祭之貴賓)

5. 上香禱告。(全體上香)

6. 獻帛。(主祭者獻上紙錢)

7. 貴賓致辭。(市長、主普吳姓宗親會主任委員)

8. 敲鐘十二響。

9. 按點燈。(由市長象徵性開啟燈排總開關)

10. 禮成。

11. 鳴炮。

儀式的主祭者是老大公廟的主任委員，與祭者除其它委員外，依慣例還請了今年的主普吳姓、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主委以及市長等做為貴賓，但此時市長尚未到達。儀式進行中，大部份人都在旁圍觀，少部分人則零星還在繼續上香，由於陸續有民衆來，這時廟裡已顯得有點擁擠。吳姓主委及黨部主委(原本該是市長)致詞完畢後，司儀宣布開燈，由黨主委行象徵性的開燈儀式，接著宣布鳴炮，但儀式並沒有配合好，實際負責開燈及放炮的人並沒有把燈排打開，鞭炮也沒放。原來是由於兩位致辭的人用的時間太短，使得預計開燈的時間(十二點)未到，因此負責人並沒有配合司儀的宣布。一會兒市長來了，時間是十一點五十五分，我聽到市長說「我沒有遲到」，稍寒暄後，開燈的象徵動作重新舉行，由市長執行，由於時間剛好，所以燈亮炮鳴。剎時間炮聲震天，燈排通明。據一旁民衆說，今年的炮沒有去年多，去年還放煙火並因此發生意外，燒死一個人。儀式完成後，與祭

者相互寒暄，許多人上前與市長握手，現場人們有的在一旁觀看，有的上香，有的登記點燈，約五分鐘後，市長等與祭貴賓相繼離去，我走上樓頂的燒金亭，有一些人在燒紙錢，更多的人則在燈排下賞燈或尋找自己的名字，我發現許多是一家人每人點一盞。

十二點半，國樂社離去，人群漸少。樓下攤販燈還大亮著，幾個人在那兒玩。一會兒，開始下起毛毛雨，人們走的更急了點，不久就走得差不多了，我看看時間是一點十分。

離開老大公廟後，我在一點半左右到了基隆人的信仰中心——慶安宮，廟埕一片黑暗，只幾盞小燈微弱地照著，廟門緊閉。又到與慶安宮共稱基隆三大廟的奠濟宮、城隍廟看，情況相同。

走回旅社已近兩點，洗了澡便睡了。明天是農曆七月一日，民間相傳這一天是開鬼門的日子，老大公廟下午將有一個象徵性的開龕門儀式。

#### 七月一日開龕門

上午十一點，從旅社走出，天正下著細雨，穿過馬路，我站在港邊看海。對我來說海港是基隆最大的特色，望著海面上停泊的船隻，我想像基隆人的生活。

火車站前忠一路上有一間城隍廟，廟門正對著海港，因為在火車站前的馬路上，所以熙來人往，很多人會從門前經過，但進去的人非常少，只有些許人會在經過時轉身合什拜一下，而這些人是各種年齡層都有，但一般說來老年人較少，事實上車站一帶也較少有老人在活動。

從火車站經過城隍廟再走大約五分鐘就到了聞名的廟口



小吃街，上午的雨停了之後，天氣又炎熱了起來，雖然各式好吃的東西很多，但仍引不起我的興趣，看看時間已近正午，便趕往老大公廟。約五分鐘後我在牌樓下車，抬頭看，老大公廟裡已聚集了許多人，走上門樓，看到旁邊桌上放了一本簽名簿，老大公廟請的北管樂團在一旁響亮地演奏著，廟埕裡和昨晚一樣熙熙攘攘，還來了有線電視的採訪人員以及幾個業餘的攝影。

今天開龕門儀式的主角是吳姓的人，現場忙來忙去的大都是他們的人。由於每十五年才輪到一次，大部分工作人員都是第一次參與祭典工作（也可能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一切顯得有點亂，許多事項是現場才想到或討論的，一旁受邀與祭的其他各姓人員有時也提供意見。我在現場認識某姓氏宗親會的一位常務理事，他是該姓主普時的總幹事，言談中知道他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與普渡有關的各項禮儀，並自認所知為正統古禮，當吳姓人員在忙時，他曾一渡上前指正錯誤，不過態度拘謹、欲言又止。他告訴我說：「人家不一定會接受我們的意見，我們沒甚麼錢，講話誰要聽。」，在老大公廟的廟埕裡，他一直都站在靠邊的地方，少跟其他人談話。據我所知，該姓主普時做了不少創新，例如：說服各姓將姓氏斗燈拿到文化中心展出；交接手爐由十五支改成三支等。這些創新所獲褒貶不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當年的主任委員就在那一年過世，而該年基隆市嚴重缺水，因此有人認定是他們擅改交接手爐儀式的結果——「你們少年的不知道，阮這多歲都知道，老大公過儀式擺要照步來，歷史以來擺不能改。我講坦白的，官廳也要普，派出所、警察局也要普。」。類似的事件是在另外一姓輪值主普時，理事長於該年

去世，有說是因為他在會場罵三字經的結果。

如同往年一般，市長及國民黨基市黨部主委受邀為貴賓，吳姓之外的其它十四姓理事長、爐主等亦在受邀與祭之列。每個人都在簽名簿上簽名，並佩戴吳姓準備好的寫著「貴賓」的紅紙條。在一陣忙錄後，儀式開始，所有與祭者就位，前排三位分別為市長站中、吳姓爐主在右、主任委員在左，後面幾排則分別為吳姓委員及各姓受邀人員（理事長、爐主）。由市長擔任主祭是這幾年的事，最早主祭一職是由爐主擔任，當時沒有專為籌辦主普事宜的委員會，一切由爐主、頭家負責，後來有了委員會負責主普事宜，主祭便改為主任委員擔任，這幾年市府積極介入這項活動，在一般「官府為大」的觀念下，主祭者改由市長擔任（但癸酉年郭姓主普時卻是由主任委員擔任），但重要的開龕門動作則主要仍由主普執行。

下午一點半左右，儀式在鞭炮聲中開始，程序如下：

1. 祭典開始。（鳴炮）
2. 誦經。（法師們）
3. 主祭者就位。（市長）
4. 陪祭者就位。（主普吳姓宗親會祭典委員會主任委員、值年主、全體委員、各姓宗親會代表）
5. 上香。
6. 獻祭品：
  - (1) 獻花
  - (2) 獻果
  - (3) 獻燭
  - (4) 獻牲
  - (5) 獻饌



(6) 獻酒

(7) 獻帛

7. 全體向老大公行三鞠躬禮。

8. 開龕門。(開啟老大公牌位旁存放骨甕處之門)

9. 禮成。(鳴炮)

全體委員向老大公行三鞠躬禮後，工作人員以二條紅布在場中央隔出空間，然後便在場中進行開龕門的儀式：首先由老大公廟主任委員捧出一木盒（盒內裝有龕門鑰匙、筆、簿子），將木盒交給市長，市長再交給主委，主委又交給爐主，然後由主委、爐主一起打開木盒，取出簿子、筆，由主委寫下姓名、時間，之後主委拿起鑰匙，走到龕門前（市長跟著去），看手錶、高舉鑰匙示眾，然後拉開第一道（木）門，再將第二道（鐵）門以鑰匙打開，這兩個開門的動作市長都有跟著做，不過實際開門的是吳姓主委，最後將鑰匙放回木盒交還老大公廟，完成儀式。整個儀式的進行過程時時都不忘給人有拍照的機會，事實上，各種不同性質的採訪者已經成為影響儀式的因素之一，如同旁觀的民眾一樣，他們使儀式執行者覺得自己好似一個演員，就如某個吳姓理事說的：「以前我們是觀眾，今年輪到我們當演員，要盡力把它演好。」

儀式中，當法師（註2）誦經時，旁觀民眾有許多跟著合什禮拜，這些人大部分是婦人及她們帶來的小孩子。開龕門儀式完成後，許多人上香祭拜老大公，此時市長與眾人寒暄握手，之後與祭者、採訪者等便開始離去。一會兒工夫，廟裡便冷清了許多，然後聽到麥克風通知廟的委員集合準備行祭拜典禮，這是屬於老大公廟自己舉辦的典禮，而剛剛的是

主普吳姓所辦的，基本上二者屬於不同的系統。就像開燈夜也是老大公廟所私辦，而非姓氏所主辦的活動。並且在這幾年之前，兩個單位有好些年因辦活動而處得不太融洽，在老大公廟主委換人後，情況才好轉。所以現在的老大公廟開燈夜才有主普姓氏的人受邀為貴賓，使得感覺上「開燈夜」像是整個「雞籠中元祭」（註3）的一部分；並且事實上它也已在這幾年被列入市政府的宣傳海報、節目表內。

以前老大公廟的開龕門祭拜儀式是在主普的儀式之前，當時現場會有許多採訪者在，現在改在主普儀式之後就變得冷清了，而這一點曾是當初老大公廟不希望改在主普之後的原因之一。

約在兩點半左右，儀式開始，由老大公廟主任委員擔任主祭，各委員為陪祭，在場信士為與祭（不過他們並沒有入列），程序如下：

1. 儀式開始。
2. 全體肅立。
3. 主祭生就位。（老大公廟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主祭）
4. 陪祭生就位。（老大公廟全體委員）
5. 與祭生就位。（在場信士）
6. 行上香禮。（初上辦香、再上辦香、三上辦香）
7. 宣讀疏文。（由司儀宣讀）
8. 獻果。（主祭者）
9. 獻花。（主祭者）
10. 行三鞠躬禮。（主陪祭者全體）
11. 禮成。



12. 鳴炮。

三點鐘左右，仍有人來上香或離開，但人已經很少了，今天的開龕門活動至此算是結束。

經過二天的觀察，很明顯地發現這些儀式跟我原先想像差別頗大。或許是以前沒有過類似經驗吧，本以為儀式過程應是嚴肅而流暢的，一切事情應在事先就已安排好，但實際情況卻非如此。當然每一儀式有基本的固定科儀，但在執行這些科儀時卻常顯得混亂，並因此失去其隆重或嚴肅性，或許熱鬧才是民間信仰的各種儀式的基本要求，但我相信，許多的儀式在設計時其實是希望達到隆重肅穆的效果的，而且這是可以做得到的，這當中除了與儀式本身的設計有關外，人為因素是非常主要的。而這些人為因素在接下來一連串儀式中，時時都顯露出來，並且根據我的判斷，許多在儀式過程中出現的差錯或混亂與整個中元祭的籌辦方式密切相關，而這籌辦方式的主要特點就是「姓氏輪值」：「姓氏輪值」是「雞籠中元祭」的一個主要特色，開辦之初是由十一姓氏輪流（註4），至今一百四十年中偶有更動，如今是由十五姓氏輪值。當年舉辦時即有相互較勁之意，至今仍然如此，尤其又是十五年才輪到一次，各值年主普無不全力以赴，但就因每年換人，而且少有人有經歷兩次主辦的經驗（要十五年才有一次機會），即使有，經過十五年也記得差不多了，或者也缺乏體力了，加上各姓氏間缺乏經驗交流，所以幾乎每年的主辦人都是缺乏經驗的新手，當然容易發生儀式的瑕疵。因此常有人希望能夠有人將整個儀式內容製成規範以供遵循，但都無法如願，因為要找到一個人能知道所有的儀式過程太難了，每個人最多只是了解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整個儀

式的進行是交由許多人分辦而拼湊、組合出來的。但有趣的是，雖然如此，整個儀式的內容還是大致完整地保留、傳承下來了，它就保留在儀式本身裡，藉著一次次的舉行而傳承下來。

開龕門後第二天，基隆報紙報導了這一消息，並指出今年開龕門的時辰晚了一點，因而招人詬病。據我瞭解，是因為吳姓人員忘了帶法師要唸的名冊，臨時跑回去拿才耽誤了時間。原訂開門時間是下午二點，後來晚了幾分鐘。一般認為開門時間可以早不能晚，而關門時間可以晚不能早，因為衆好兄弟被關了一年，好不容易可以放假出來，不能耽誤它們，而收假時不能提前，只可延後。從這樣的解釋中可以知道：民衆是以人間的邏輯去看待、處理鬼神的事情。而這點可以在接下來的所有儀式中經常發現。

愈是深入了解儀式，愈會發現它豐富的內涵——所謂「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熱鬧」。就像開龕門時傳鑰匙盒的小小動作，事實上已牽扯了一些歷史因素在裡面：

老大公廟原本只是一個放置骨骸的三面壁供人祭拜的地方，雖然每年各姓氏在那兒舉行開關龕門儀式，但並沒有人願意花錢去整修擴大，各姓氏都把錢花在主普壇的布置等可以彰顯自己排場的地方，老大公廟是公用的地方，沒人願花錢。民國六十四年，一些附近居民組成了委員會，開始用心經營這個廟，漸漸而有了相當的規模，使老大公廟成爲一個獨立於主普之外的單位。如果仔細觀察的話，整個看似一體的雞籠中元祭其實是可以區辨出二個不同系統，特別是在「開燈夜」、「開龕門」、「關龕門」等儀式裡，可以看出老大公廟管理委員會一直維持著自己的獨立地位，舉行自己前



後連貫的系列儀式（註5）。只是屬於老大公廟系統的節目比較少，而且只有「開燈夜」一個節目被列入市府所提供的節目單中。根據廟方人員所說，正因為老大公廟是獨立運作的，所以不願被認為屬於主普之下，因此開龕門時，鑰匙盒不直接交給主普，而交給市長，再由市長轉交主普。

#### 七月十二日送燈獻敬、立燈篙、淨壇開燈放彩

七月十二號這一天進行了三項儀式，首先是上午八點開始「送燈獻敬」，這個儀式是要把普渡公燈送到各姓爐主、斗首主家中，一方面讓法師為爐主誦經赦罪祈福，一方面是告知街坊該戶為今年爐主、斗首主，類似一般的佈達，同時也做為今年中元祭的先聲，昭告群衆，逐漸營造氣氛。因為總共有二十九處，為節省時間，這項儀式是分二路進行，由僧侶與車鼓隊乘車至各戶。當送燈隊伍到達各戶時，該戶主人已備好香案迎接，師父先將燈掛在香案旁，然後為主人誦經，消災祈福，儀式完成後，便接著啓程前往另一家。

下午五點進行立燈篙的儀式，由法師在慶安宮前右側誦經，吳姓人員隨拜，然後豎起三根青竹，底部以紅布包起，尾端各掛一個燈籠，上書吳姓主普、慶讚中元字樣，燈籠上方有個斗笠，三根竹竿中的一根上懸掛了一個幡，寫著「啓建法界聖凡水陸空普渡大齋勝會道場功德之幡」。這三根燈篙是從廟簷往上立，所以較以往高，以前是立在地上，依民間說法，立得愈高，可以看到燈篙的範圍愈廣，來領受施食的孤魂也就愈多，但立燈篙的人必須斟酌本身是否準備足夠的食物，否則若讓好兄弟不滿，會招來禍患。立燈篙所用竹竿是特地由吳姓人員至山上找來，必須從根挖起，尾端得連

葉保留，象徵「有頭有尾」。

傍晚六點舉行淨壇及開燈放彩，因為六點鐘天色未暗，所以事前有人建議應在七點鐘舉行，否則看不出燈的效果，過去很多年都是七點舉行。但吳姓說六點是「看時間的」，仍決定在六點舉行。以前也曾有某姓以看時間為由，要把開龕門時間改在下午三點，後來被堅決反對才照傳統在二點舉行。許多的例子都顯示，儀式常在傳統與創新間擺盪，其結果是在許多脈絡交集下所決定。

儀式首先由法師在主普壇前誦經淨壇，之後由市長、吳姓主委、爐主、基市國民黨部主委、市議會議長共同按下燈鈕，開啓主普壇華麗壯觀的彩燈。經過淨壇儀式，一般民衆便不得再登主普壇觀賞，吳姓人員要登樓也要事先經過淨身齋戒。

主普壇位於中正公園接近山頂的地方，基隆市區幾乎都可以看見它，每年各姓主普無不全力布置，互較長短。以今年來說光主普壇的布置就花了三百多萬。壇上安置了由各廟請來的一共七尊神像鑑醮，依其神格高低，配合空間上的尊卑，依序為最上層觀音佛祖、二樓中間三官大帝、左邊李老君、右邊媽祖、一樓中間保生大帝（吳姓祀神）、左邊土地公、右邊地藏王。壇上的燈自點亮後，每夜替基隆市增美麗夜景，也渲染了七月普渡的氣氛。

#### 七月十三日迎斗燈

從到達基隆的第一天開始，我就經常在各種機會與人交談有關基隆普渡的事，雖然我其實是想知道他們為何要普，對老大公、好兄弟觀念如何，但大部分人只要知道我不是基



隆人，就會跟我特別提到主普所舉辦的一連串活動，尤其是放水燈、主普壇公普等，在他們看來那才是值得我去看的。今天的迎斗燈儀式就是屬於他們所認為值得一看的熱鬧節目。

自開燈夜到現在，整個基隆市已經是籠罩在七月普渡的氛圍之中，走在街上，幾乎每天都會看到跟普渡有關的事物。事實上，每天都有人在普。而且大多數不是單獨一戶，餐廳、家戶、街頭每天都有普渡後的晏客。我幾乎已是對那種混雜著飯菜魚肉和焚燒的紙錢味的特殊味道變得敏感，一聞到味道就知道有人在普。而今天的迎斗燈更將基隆街頭炒熱，基隆人都知道，明晚大批觀光客就要來到。

中午十二點多我到慶安宮時，廟旁附近的街道已停了許多的遊行陣頭、藝閣等，各姓人員守在各自的車輛旁做出發前的各項準備，有的加強斗燈的固定，有的忙著登記和發放制服，廟裡則有主普請來的歌仔戲班在演戲。

迎斗燈是把原本安置在宗親會或爐主家中的姓氏斗燈移置於慶安宮中，由法師誦經為各姓消災祈福，於十五日儀式結束之後，翌日再迎回各自的處所，在迎入慶安宮之前則先進行斗燈繞境的活動。所以自中午開始，各姓便陸續往慶安宮旁的指定地點集合，到了一點多已大致準備就緒，此時現場人聲、樂聲、車聲嘈雜，各姓人員、採訪者、交通警察、路人等穿梭來往，一片熱鬧景象。一點五十五分，遊行正式開始，除前導警車外，以主普吳姓為首，各姓依序排列，開始移動。吳姓的隊伍以二個北管子弟團走在最前面吹出震天的樂聲，後面跟著有很長的各式花車藝閣，最後才是斗燈車，因為是主普，所以吳姓的隊伍比其他各姓浩大了很多。接

著吳姓之後的是以一輛賓士車為首的劉唐杜姓，比起吳姓，劉唐杜隊伍當然是小了很多，但也算體面，我想，緊跟吳姓之後，他們也不願太寒酸，免得失了面子。

除了二個子弟團，幾乎所有藝閣都是外地請來的，因為基隆本地並沒有這些行業，事實上整個儀式還有很多是從外地來的，例如主普壇設計製作是板橋請來的師父，所有燈籠是在中壢訂製。這二個子弟團（得意堂、聚樂社）分屬本地不同區域，依習慣，當隊伍進入得意堂地盤時就由得意堂先導，一到了聚樂社範圍就改由聚樂社在前。遊行當中時而會有人在路旁門前施放鞭炮，那大都是某個姓氏的宗親在該姓車隊經過時共襄盛舉。隊伍所經之處皆引來不少民眾觀看，遊行人員亦會跟民眾揮手致意，看起來很像選舉時的情景。今天的遊行各姓氏的理事長、爐主等幹部都必須參加，各姓亦將該姓在基隆有頭有臉的人都設法請來露臉，以光耀門楣，可以說基隆的士紳名人在今天跟明天的放水燈遊行中全都到齊了。除了這個活動，大概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將這麼多的人、事、物會集在一起了，而這個資源動員的範圍還不只是基隆一地而已，基本上它包括了所謂金、雞、貂、石四個地方（以前的金包里、雞籠、三貂、石碇四堡（註6）），基隆先民開創這個活動真是流滿了智慧，不但避免了當初的衝突，反而促成了日後的團結。尤其分類械鬥是早期臺灣社會非常普遍的問題，許多地方一直到清末都仍有械鬥的發生，基隆先民以這種方式，巧妙地將祖籍地緣意識轉向本地血緣宗族的建立和發展，促成了移民社會的轉型，且避免了械鬥的再發生，真是睿智的表現。

遊行隊伍在四點十五分左右到達慶安宮，將斗燈抬入廟



內，在階梯前跨過一個淨爐，安置於事先準備好的案桌上，儀式便告完成。當斗燈略加整理後，法師便開始誦經為各姓祈福，並有吳姓一人代表隨拜。是夜斗燈燭火便由廟方將之點起。

在各種醮儀中，斗燈是常見的象徵物，一般說來斗燈代表一個人的元辰（也有說是元神），即生命，姓氏斗燈則代表了該姓氏全體。而所謂斗燈通常是一個筒狀容器內點著一盞燭火，筒內放置了一些象徵物，象徵物的內容件數雖非固定不變，但大致相似，一般人通常並不清楚其內涵，而知道的人解釋也不盡相同，根據基隆道教協會理事長的解釋：斗燈內是一個小羅天，筒內的米是代表天上的星辰，秤、尺、剪刀、鏡子分別代表道教的四靈神（護法）——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取其形狀的相似），而燭火是一個人的元辰，位於燈上方的涼傘則有如古代大官出巡時旁人為他撐的傘。此種解釋是將斗燈隱喻成人及其所生存宇宙，另外民間也有許多解釋是從社會文化的意涵出發，將農業生活的價值觀注入斗燈的象徵意涵之內。斗燈在廟內期間有專人照顧，以防燈火熄滅。

#### 七月十四日發表、放榜

十四日一早，慶安宮內首先進行「發表」的儀式，這是一般道教的科儀，旨在將今天的活動上告天上諸神，邀請祂們光臨鑑醮，不過自始以來主普的整個中元祭儀式都是請佛教的法師來做，雖然一般對醮儀有所瞭解的人都覺普渡儀式應請道士做才對，但沒有人願意更改這個慣例，因此整個儀式便出現許多佛、道相混的矛盾情形。例如慶安宮內雖由

法師指示佈置了道場，但卻又有慶安宮找人佈置了道教的祭祀物，像是大士山、翰林院、同歸所、山神、土地神、金山、銀山、大士爺等，對於這些道教的東西，法師是順其自然，一般人則不知其中突兀之處；又例如普施時法師會去巡筵，而筵席上的祭品卻滿是葷食，特別是一隻隻的大豬公。這一切都在「以前的人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的觀念下變成理所當然，而許多的例子也讓人們知道：「改了，沒事就只好，出了事大家都要怪你。」加上許多儀式人們其實不太瞭解，只能照以前做，因此傳統就成為一股強大的力量，支配儀式的進行。「一個「例」」就常常是人們回答「為甚麼」時的答案。

慶安宮內的佛、道相混其實是反應了民間的一般狀況，但人們並不在乎，因為「管它那麼多，都給它拜就是了」，「都是保平安」。至於為何會以慶安宮為儀式舉行的地方，當初又為何以法師來做，則與歷史緣由有關。有人說是，咸豐元年的械鬥裡有一名慶安宮的和尙喪生，也有說是慶安宮的一個和尚將骨骸收集，總之當時的事件裡慶安宮是扯上了關聯。又當時的慶安宮與當時的佛教界關係密切，因此每年都請佛教法師來做法事，就成了慣例。除了「循例」這個因素外，「省錢」亦是一個因素，請和尚大概十二萬元，請道士則要花上二十萬以上，財力不夠雄厚的姓氏都希望能省就省，他們要把錢花在效果顯著的地方。但傳統、慣例並非牢不可破，幾年前就有財力雄厚的李姓租下了東岸停車場，請道士設壇作醮，風光一時。其實各姓氏為了別苗頭，每年都是設法創新，製造特色，傳統是時常面臨挑戰的。

下午四點，進行「放榜」的儀式，由法師掛榜、誦經，



以朱筆簽押。榜文內容除說明法會的目的、主辦單位人員等，同時並昭告四方孤魂前來受施，可以說是普渡的前奏。其中主要內容如下：

「諸佛菩薩

各寶金蓮座下

恭申意者，主普者：吳姓宗親會理事長吳清吉、爐主吳添福暨各姓人氏，為慶讚中元設壇修薦施瑜珈之斛食，解冥途之饑饉，凡五千一百四十三言，是真語者，在八百四十萬億佛，於意云何，括愚目之金籠，截疑網之慧劍，前溯心經，佛竊迷津，自姚秦法師三藏之譯文，至南唐保大五年之定本，甚為希有，願樂欲聞，雖見我色求我聲，諸相悉皆虛妄，然有人誦，為人說，其功不可思議，現在心即過去心，宇宙事皆已分事，圓滿修多羅藏，回向大功德天，一切鐵圍，推以金剛之杵，千層黑浪，極於般若之航人之等覺，凡在聽法聞經之際，同生遷善改過之心，以此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福德勝前福德，本不受以不貪，如來故名如來，皆悉知而悉見，億天歡喜，萬聖證明。

南無護法韋馱尊天菩薩

本壇具此哀詞

合行給示

須承呈榜者

幽顯咸知

### 七月十四日放水燈

所謂放水燈其實包含了兩項活動，一是七點開始的燈車遊行，一是晚上十一點之後海邊的放水燈活動。下午五點半左右，慶安宮廟埕的歌仔戲結束，我前往東岸停車場燈車行前準備之處，停車場位於火車站前不遠處。一路上已經可以看到許多觀光客，以及民間單位如獅子會等在路旁設置的一

些服務的攤位，節慶的氣氛非常濃厚。到達停車場時，大部分的分的車輛已離開那裡前往出發點待命。今晚的活動可以說是整個雞籠中元祭的最高潮，各姓——尤其是吳姓，無不動用各種資源，全力以赴。六點多，設於市政府前的主席臺一帶已是人頭攢動，警察、童子軍、市府工作人員、媒體、採訪者、觀眾等加上音樂聲，現場一片熱鬧。中元祭被市政府列為基隆的觀光節慶加以輔導協辦，除了在十四日這一天鼓勵民間社團參與服務外，並鼓勵中小學培養民俗陣頭隊伍加入遊行行列，十五日晚上更配合主普壇的普渡，在主普壇的所在地中正公園，舉辦了許多與市民同樂的活動。今晚，市政府邀請了許多貴賓來觀賞，包括外國姐妹市、政府單位、民意代表等，現場並有司儀講解。七點鐘，遊行開始，首先通過主席臺的是吳姓的隊伍，司儀除一一介紹各陣頭、藝閣、燈車外，也對吳姓的起源、發展、祀神等加以介紹（其它各姓則在市府所發的手冊中另有介紹），霎時間彷彿讓人進入時光隧道，看到模糊的早期的臺灣社會影像。吳姓的隊伍大概走了將近一個鐘頭才全部經過主席臺，總共有大小藝閣十一輛、陣頭十一隊、機車隊、以及各式車輛等，特別引起我注意的是兩部載著匾額的車，一個是總統府秘書長吳伯雄送的，一個是全國吳姓宗親會送的。這場遊行真的可以讓人感受到吳姓人員所說的「十五年一次嘛！」的全力以赴。

遊行隊伍拉的很長，順著遊行道路走，除了兩旁觀賞人潮外，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等工作人員，以及一些在路旁為遊行人員提供茶水飲料的民間團體，特別的是還有民意代表候選人的宣傳人員及車輛，而事實上整個七月的普渡活動由於經常會集了群眾（例如普渡的聚餐），所以經常有民意代



表、候選人等的出現。

今晚市中心區域內的交通全部癱瘓，許多車輛被困在遊行隊伍包圍的區域內無法離開，一直到整個遊行結束才獲出路。一些想要到望海巷看放水燈的車輛也在此時開始出發，我則在遊行結束之前便出發繞路到了海邊，當時已經有不少人在那兒了。十點多，海邊除觀眾及採訪者和幾個吳姓人員外，見不到各姓載水燈頭的車輛及人員，詢問之下才知道所有車輛必須在海洋大學集合後才能過來，這是吳姓今年想出來避免「偷跑」的辦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有些人覺得愈先施放水燈頭愈「好」，因此雖然每年主普都選了地點要求大家集合，但總有人會先偷跑，搶先放了水燈，今年吳姓想出了海洋大學這個最後必經且唯一通路的集合地點，總算成功地約束了大家。可能是受非假日的影響，海邊人數不如去年多。現場可以看到三三兩兩人們聚在一起聊天說笑。

儀式的場合經常可以看到像這樣三兩聚集談天的情形：婦人們也許談自己的子女，也許交換食品藥方，也許請教朋友祭品的擺設，也許回答小孩對儀式好奇的問題；男人們也不願在一旁乾耗，更不好離群索居，大家或是發表對今年儀式的看法，或是談論過去的種種（像普渡這類歷史長久的儀式似乎特別容易讓人們追想起過去），或是開開同伴的玩笑，興致高的也許也談談政治（近來人們談政治時都特別敏感而謹慎）。就這樣，儀式成了人們交換經驗、溝通情感的場合。

深夜在海邊聊天並不是常有的經驗，特別是忙碌了一天之後，此時令人感到輕鬆而愉快。儀式現場靠海的地方擺了一排夾板釘的桌子，那是待會兒要擺放各姓氏水燈頭的地方

，也是今晚海邊儀式場地唯一的佈置。據吳理事說，為了水燈頭該朝海或岸，下午他跟其他人開會爭論了二個小時。大家都根據自己的經驗或邏輯來主張水燈頭該朝海或者朝陸。在爭論不下後，最後還是去請教法師，以法師的意見為準。

十一點三十分，不遠處傳來樂聲，第一輛水燈頭車開進會場，氣氛頓時熱了起來，車一停，車上人立刻把水燈頭連同姓字的普渡公燈搬下來放到海邊的桌子上，後來的車也是如此，大家動作都很快，似乎覺得愈搶先愈好。將水燈頭安置完後，便開始燒香，燒紙錢，這時現場一片混亂，許多人爲了燒香以及燒紙錢的步驟順序相互爭論：「我們以前都是這樣，先燒香完後，道士再來唸，才對。」有些人指責別的姓氏燒紙錢亂丟：「這地方這麼窄，你這樣燒會給人家燒到！」有些人因爲篤信先把水燈頭燃放的會有較好的運勢而急著燒香燒紙錢，如此也引起其他人的不滿：「胡亂趕，不知道在趕甚麼！紙錢亂燒亂丟。」有人議論今年場地安排不當：「他這地方弄這麼窄就不對！」有人不知道該面向海或陸拜：「這香是要向海還是向水燈頭拜？」：整個現場呈現一片熱鬧與混亂，儀式的進行方式並不是想像中那樣一切皆有既成的規定，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有著相當的詮釋空間。——儀式的場域裡，人們藉著記憶，藉著學習，藉著個人的瞭解與詮釋，決定每一個動作的進行；或者，人們根據自己的意圖，衡量本身的能力，或經過溝通，或依賴法師，設計每一個儀式的細節。

十一點四十七分，木魚聲、鈴聲由遠而近，法師繞全部水燈頭一圈，一邊唸經一邊以水灑淨，然後迅速離去。跟著吳姓水燈頭便先往水邊移動，點燃水燈頭，放水而去，其它



各姓接著進行，現場響起鞭炮聲，霎時人聲喧譁，哨聲頻頻，不一會兒功夫，岸邊擠滿了人，而海中漂著一個個水燈頭，以及護送水燈頭的各姓人員，吳姓還特地找來兩隻獨木舟，護送他的水燈頭到很遠的地方。據說水燈頭漂得愈遠愈「好」。

燃放水燈頭並不是個順利，有些姓氏才推出海就燒完或沉了，有一個甚至還沒下水燈頭就自己燒了起來，別人看到才告訴他們。放完水燈頭的姓氏便逕行離去，岸邊人聲嘈雜，斷續聽到有人在說「不錯不錯，今年放得不錯」。在各姓大都下水之後，我發現有一小群人在放一些小型的水燈頭，打聽之下說是慶安宮的人，那些水燈上寫著天官首、獻地首等，跟我在慶安宮裡看到的那些跟姓氏斗燈擺在一起的斗燈一樣。據我瞭解，在稍早水燈遊行時，慶安宮也有出陣頭，而這是這兩年才有的事，原因是這幾年慶安宮委員會改組後，地位、實力提升，許多姓氏的理事長都是該廟的委員，大家相互捧場，才有現在的情形。

到了十二點五十分，人車都已走得差不多了，我跟吳姓的人商量，上了他們的車走了。一路上都是看完放水燈要回去的人潮，一直到過了八斗子街上，才逐漸脫離人潮。回到慶安宮時已是一點半多。

#### 七月十五日慶安宮普渡

「雞籠中元祭」公普的道場設在慶安宮，儀式從昨天早上的「發表」開始，下午「放榜」。今天整個白天要進行的是「無遮法會」，誦經超渡孤魂，傍晚六點「放餸口」為孤魂開喉施食，然後到老大公廟請老大公來接受供獻，再到中

正公園體育場巡筵灑淨（註7），並在主普壇鑑醮諸神前誦經禮懺，然後回到慶安宮繼續放餸口施食的儀式。到晚上十點半開始燒大士爺、翰林院、同歸所等所有紙紮祭祀用物，送走鎮守會場大士爺、山神、土地神等以及眾孤魂，十一點「跳鍾馗」驅逐孤魂滯魄。最後就是交接手爐，將主普職責交給明年的輪值姓氏。

十點鐘，慶安宮內正在進行無遮法會。原本依吳姓的要求是要進行「梁皇法會」，節目表上也是這麼寫，但據法師表示，「梁皇懺」至少要唸五天以上，所以他改成「無遮法會」，「無遮法會」不一定要唸甚麼經，以今早來說唸的就是「藥師懺」。當我以此事問吳姓人員時，他們也搞不清楚，基本上沒人聽得懂法師在唸甚麼，也不知道那些經有何不同，最多是知道「唸梁皇懺這個最好」！在儀式的場合中，法師、道士等是專業人士，他們是大部分科儀的設計與執行者，為決定儀式行為的重要因子，由於一般人無法瞭解他們那些專業的儀式，通常只能從敬業精神與是否容易溝通、相處來判斷他們，或者人們會用自己僅有的一點關於儀式的知識來做檢證。例如燒大士時他有沒有出來誦經，因為他記得以前是有的，或者念經的時間夠不夠長，是不是敬業等等。

趁法師休息的時候，我上前向他請教，談到慶安宮內佛道並存的情形。對於那些違反佛教觀念的現象，法師表示：「我們順著他，可以改就給他改，不能改，他們要執著就順著他。這是世間法」；至於為甚麼會來這兒主持法會，他則表示是受主普的邀請而來，而不是慶安宮請他們的：「他們廟是道教，我們是吳姓請來的。」又談到關於誦經的問題，



他解釋：「業障多的人就是得病，得病要用藥醫。這個病要用心藥（藥師懺）醫」，這就是念藥師懺的意義；「但是你要悟了其中道理。大家都不知道，以為唸經就是消災」；「我唸經要有可以看見，這樣他們要看可以給他們看（可以知道經的內容）……我不要他們傻傻拜，傻傻拜沒用」；「一部經裡可以悟到其中一句就好，一句就夠了」。

對照法師所說，如果孤魂在聽了經懺之後，可以悟道解脫，得到超渡，那當然符合人們請法師誦經超渡孤魂的本意，但如果說請和尚誦經可以消災求平安，則顯然不合邏輯，因為一般人根本不會去注意法師在唸甚麼，何來悟道、得真理，又怎說會有消災求平安之功效。民間信仰顯然另有一套可以把它合理化的邏輯。

整個白天的時間慶安宮都在進行誦經的法會，吳姓人員則忙著準備傍晚的重頭戲——主普壇、體育場的各项活動。下午五點鐘左右，那些攝影朋友又出現在慶安宮廟埕裡，他們總是在精彩儀式將開始之時適時出現。我和其中一位一起走路到中正公園，上到體育場、主普壇需要爬好一段山坡，我有點後悔聽朋友的話用走的過來，因為我是要慶安宮跟主普壇兩邊跑，而他並不須要。我們到達體育場時，現場正開始擺祭品不久，也已經有一些民眾在那兒看了，而且是看的人比來贊普的人多。據我瞭解，今天這兒來普的人都是姓吳的，有些是自己準備祭品過來，大部分則是先在宗親會那兒登記、繳費（宗親會有補助），由宗親會統一準備祭品（只準備牲禮，其它水果等祭品隨個人意願自行帶來拜），等拜完再各自帶回。過來讚普的人大都是一家人一起來，很多是三代人都來了。我在會場裡逛了一下，場內共有五長排的桌

子，其中四排用來擺放委員會所準備的祭品，另外最右邊一排則供擺放私人讚普的祭品，不過現在大部分的位子都還空著，倒是會場最前端已經送來一隻隻的豬公，有真的豬也有米做成的，一字排開，總共有十幾隻，有公家的也有私人的，那些私人的豬的脖子上都掛著一塊朋友祝賀的金牌，金牌以木框裱起，上面寫著祝賀的話，例如「慶讚基隆中元祭吳姓主普某某先生紀念」等。一旁吳姓人員則正為冰塊尚未送來而怨怪負責此事的，並討論如何處理。（冰塊是用來防止豬肉變壞的）

一會兒有一部載著祭品的小貨車開進會場，由於不知祭品該如何擺放，所以停在一旁等待工作人員的指示。開車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他說是因為他太太娘家姓吳，岳父是宗親會的人，所以來這裡拜。

隨著天色漸暗，會場的人也愈來愈多。大家穿梭於供桌間，觀賞祭品，特別是那些造形精緻的看牲、滿漢全席等，依照慣例，待會兒拜完，那些看牲就任人搶取帶回。這些看牲是請一位老師父做的，據說會做的已經沒幾個人了。供桌上除了牲禮、漢席、看牲外，孤盞亦是普渡必備的祭品，另外吳姓還請人製作了許多民間故事的人物擺在桌上，如姜太公、三太子、呂洞賓、西遊記等。看到這些，讓我想到放水燈遊行裡，這些人物同樣也出現過，遊行裡的內容還更多。這些就像一個一個的符號，當它一次次被呈現出來的時候，它所承載的內涵也被一次次地詮釋、傳遞、學習、保存。

會場內又開進一部小貨車，是一家來還願的人，十多年前男主人車禍受傷，向老大公許下願，如能平安定在他們自己姓氏擔任主普時來還願。後來男主人果然平安，所以今天



全家三代人特地來還願。我看男主人腦部將近五分之一陷下去，有點嚇人，這麼嚴重還能活下來的確是幸運。我想民間信仰能夠興盛不衰，諸如此類的「靈驗」事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又訪問了一位婦人，她是跟先生以及先生的兩個兄弟、妹婿一起來，也是姓吳的。在這種熱鬧的場合裡，大部分人都來看，只有吳姓的人參加讚普，待會兒放天燈時也是姓吳的都可以去幫忙放，我想在這樣的氣氛下，應該有增加吳姓的人的歸屬感的作用。

六點四十五分，鑼鼓聲響起，吳姓請來的一個陣頭到場，我在昨夜的放水燈遊行上看過他們，是一個三太子陣頭，從所穿的T恤上知道，他們來自深坑某廟。他們的來到給會場增加不少熱鬧氣氛，雖然只是在一旁打鼓而已，並沒有作其它的表演。我看看時間，想著現在慶安宮應該正在進行「放鼓口」的儀式。

七點鐘，天色將暗，體育場的燈光已取代了傍晚的昏暗光線，會場內鼓聲、卡拉OK聲（來自會場旁正在舉辦聯歡晚會的涼亭）混雜，人潮逐漸增加中。突然擴音器傳出佛教的誦經音樂，一會兒木魚聲響起，由遠至近，法師們出現場內，快步繞場走了一圈，在每隻豬公嘴上及經過的祭品上插上香，然後離開，木魚聲消失，法師們上了一輛箱型車，往上面的主普壇而去。我匆匆跟上，主普壇前法師已在誦經，吳姓主委、爐主等三人隨拜。儀式大約進行十分鐘後結束，法師們隨即往回慶安宮，我看到吳姓請來的攝影師也拍了照正要騎車離去，就搭了他的車一起回到慶安宮。

回到慶安宮，廟內的普渡也正在進行，事實上這跟體育

場的普渡是一起的，屬於同一個儀式的不同地點，也都是吳姓的人在拜，另外就是慶安宮廟方也在此時一起普，還有一個報關行私人來讚普，據說這個報關行近年來每年都來，生意作得不錯。廟埕上總共常釘有六排桌子，右邊四排是吳姓的，左邊二排是慶安宮（一輩一素），報關行的東西則在最左邊另擺一個桌子。而先前的戲棚現在則用來擺放孤盞，晚上跳鍾馗也要在上面。戲棚上的孤盞總共有十二個——裂桃、香蕉、糕仔、米粉、鹹粽、素麵、生薑、摩訶、冬粉、柿子（麵粉製）、龍眼、仙桃，每一種都有其民俗上的涵意，通常是平安、富足、祈福等吉祥之意；每一個孤盞上都貼了四個字——普照陰光、金雞貂石、濟渡孤魂、施食孤魂、慶讚中元、國泰民安、合境平安、勝光普照、風調雨順、早昇天界、保國安民、轉往生方，這些句子和上面的祭品一樣，表達了人們日常的願望，也點出了普渡的目的。這些孤盞在以前，連同孤飯，都是在普渡過後供人搶食的，現在則沒有這樣了，不過在基隆，每次較大型的普渡仍會有一、二個乞丐、遊民在最後的施食儀式時出現，撿拾一點東西。賑濟、施食，是從前農業社會裡一種人饑己饑的仁愛精神的表現，對照於今日社會，這種精神是值得保存並加以發揚的。

看過廟埕後，我進入廟內。法師們正在一旁休息，廟裡準備了西瓜給他們吃，大約十分鐘後誦經繼續，進行的是「放鼓口」的儀式，誦唸「瑜珈鼓口施食要集」。

八點半左右，我騎了自己的機車又到了中正公園，進入公園內，一路上都是人，全家福的、朋友成群的、情侶牽手的，所有人都在步行往上。中正公園裡除了主普的活動外，市政府安排了民俗歌謠演唱會以及民俗舞蹈聯歡會，加上民



衆自己舉辦的各種活動，公園內真是一片熱鬧的節慶氣氛。

到了普渡會場，場內正在放天燈，我看到一個很大的天燈正要離開地面，上面寫著「歲次乙亥，吳姓主普，慶讚中元」，燈逐漸浮上天空，下端還掛了一串鞭炮，場內大家都顯得興高采烈，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上面。在大的天燈放過後，緊接著放了幾十個小天燈，上面都寫著施放者姓名和一些祈福的詞句，如身體健康、閤家平安、學業進步等。這些天燈一個個浮上天空，非常好看，吸引了一旁的攝影人員，紛紛捕捉鏡頭。施放的過程中，偶爾有一、二個天燈出了意外沒飛上去或掛在樹上，引來一陣騷動，但最後都平安無事。正當我高興地看著天燈時，突然有擴音器傳來「立法委員某某」的聲音，原來是又有人來做競選宣傳。

除了看天燈外，有些人則仍在祭桌間閒逛，有的在看那些祭品，有的在說笑，還有一個人邊走邊看市政府發的有關中元祭的資料。我想，就像這樣，透過各種象徵——圖像、文字、動作、聲音或人，儀式成爲一種傳達資訊的工具。

慶安宮「放缺口」的儀式一直在進行著，我回到那兒時已是十點四十五分，大批攝影採訪者等候在廟埕裡，廟裡面法師壇前聚集了許多人在等待「施食」時丟下來的孤食，民間認爲這些東西會給自己帶來吉祥、平安（註8）。我在廟門口看到了老大公廟的周秘書以及我的攝影朋友，剛剛在中正公園裡大家也見過。今晚的活動稍稍拖晚了一點時間，十一點鐘法師才結束廟內的儀式。廟內的儀式一結束，法師就走到廟埕裡，在燈篙下誦經，然後將幡卸下收起，走進廟內休息。完成了「放缺口」、「收燈篙」，接下來就是讓攝影採訪者等候多時的燒大士、跳鍾馗的儀式了。法師一進入廟內

，廟埕上頓時忙碌了起來。工作人員先將沙土在場中央圍出圓圈，然後將大士爺、翰林院、同歸所、大士山、金山、銀山、山神、土地神連同榜紙等，一起置於沙圈內，又放了很長的銀紙、經衣，然後在法師出來誦經後，由主委、爐主一起將火點著，瞬間雄雄烈火在火場中竄起，大夥不由得往後退。我聽到一旁吳姓人員愉快地說「今年燒得有夠贊，沒見過燒得這麼漂亮的！」——人們總很容易會從種種跡象中來論斷吉凶，把這些跡象當做是傳達神意的象徵。火燒完後，法師帶著吳姓人員繞著灰燼走一圈，儀式便告結束。

當大士山燒完，場內正做些許的整理時，跳鍾馗的人則在一旁接受媒體的採訪，強烈的燈光照射下，濃粧的彩臉上滲出一顆顆的汗水。十一點四十三分，他登上孤棚，開始跳鍾馗，此時攝影人員紛紛上前。鍾馗腳踩七星步，右手拿劍，舞了起來，然後見他先後抓起雞，抓起鴨，以嘴咬破雞冠、鴨嘴在空中劃符，壓制孤魂，驅逐邪煞，甚是精彩。「跳鍾馗」的儀式旨在將那些接受普施後仍逗留不去的孤魂帶魄加以驅離，在民間故事中，鍾馗是鬼王。

跳鍾馗的儀式大約進行了五分鐘便告結束，所有人員往廟內移動，進行最後的「交接手爐」。儀式由法師主持，吳姓與明年輪值的「劉唐杜（聯姓）」姓各派十五人分別站一排，互相面對面，每個人都換上漢式禮服。工作人員點了十五支香，在媽祖前揖拜後分別插在十五個手爐上，交給吳姓的十五人。當一切就緒後，儀式卻遲未開始，原來是司儀還在一旁和法師討論儀式程序，還有旁觀的人加入意見有人說「在法師見證下交接手爐」、有人主張交接手爐「應該請媽祖做主才對」……，後來吳姓有人上前告訴司儀「我們就看



法師怎麼說就怎麼做」，儀式終於開始。「交接手爐」之意在於將主普的工作傳交給下一字姓，儀式在向媽祖行三鞠躬禮後，由吳姓將十五支手爐交給劉唐杜，交換的同時，二方互換位子。這是法師設計的方式，事後他與吳姓人員談話時還說到「這樣二邊換位子可以吧，這樣比較那個……」——儀式通常只規定了原則性的儀軌內涵，至於演法則常隨人而異，因而在其中展現了人們的價值觀和意圖。

手爐交接完成後，首先由吳姓主委致辭，吳主委他首先感謝了慶安宮在這次活動中所給與的協助，接著也謝謝在場記者連日來的捧場，最後客氣地說要麻煩劉唐杜接任明年的主普工作。第二位致辭的是劉唐杜的理事長，他一方面稱贊今年吳姓主辦的成就，一方面則期勉大家能夠相互勉勵，辦好中元祭的各項活動。最後是慶安宮主委致辭，他首先說明了交接手爐儀式目的即在於主普工作的交遞傳承，然後說今年普渡過程一切風調雨順，都是吳姓誠心盡力的功勞，最後期勉明年的主普也能以至誠來主辦，而不是存競賽的心理。致辭完畢後，法師說「我們大家跟媽祖行個禮」，於是大家跟媽祖鞠躬然後相互握手，整個儀式全部結束。

對吳姓來說，今年的忙碌就此可以算是已經結束了，僅剩的只是八月一日的關龕門儀式而已，那個要輕鬆簡單多了。

#### 八月一日關龕門

從七月二十七日開始，老大公廟前搭起了戲棚，演出布袋戲，七月三十日下午二點左右，我在老大公廟的廟埕裡跟周秘書聊天，一旁「雷成壇」的道士正在誦經，而樓下的布

袋戲已經開始，有不少民眾拿了椅子坐在戲棚前觀賞，演出者叫許王，據說頗負盛名。一會兒我走上金亭去吃了一碗米苔目，每次廟裡有較大的活動就會有米苔目、仙草等的供應。

今天天氣仍是非常熱，整個月都幾乎是如此，道士們在休息的時候，周秘書拿了飲料給他們喝，我們就閒聊了一下。今天進行的科儀先是「發表」、「啟請」，然後拜三官經、北斗經、紫微懺等解罪的經懺。儀式到下午五點左右結束，樓下的布袋戲也約在此時結束。

第二天，我因為火車的耽擱比預計時間晚了將近兩個小時才到基隆。到達老大公廟時已經接近中午，周秘書說我錯過了上午的精彩儀式——拜天公。今天要進行的科儀，早上是「重白」、「拜天公」，下午是「賑濟」、「謝壇」、「封鬼門」。所謂「拜天公」主要是設天公壇奉獻祭品酬謝天恩，我到場時拜天公的科儀還在進行，道士正在唸信士名冊。唸名冊的意思是在上告天庭，有這些人參與這次的普渡祭典祈求平安賜福。

今天來拜拜的民眾顯然比昨天多了很多，廟埕裡的桌子上都擺滿了祭品，而另一方面，老大公廟管理委員會則從中午開始，在原先設天公壇的地方安排了桌子，擺上豐盛的祭品。這些祭品除了有三隻豬公和一般普渡祭品之外，還有一「漢席」，顯見其隆重。

下午一點三十七分，道士開始進行「賑濟」的儀式，唸「靈寶正一脈濟蒙山玄科」。廟埕裡人來人往，有些人剛到，有些則已在自己的祭品上插上香在一旁等待。在這邊，人們拜拜並沒有特別去配合道士的科儀程序，各人拜完就離去



。我想不這樣的話，小小的廟埕也容納不了多少人來拜。有一個老婆婆走到委員會自己準備的供桌前拜被請走，告訴她「不是拜這裡」。我想她大概是有爐就拜吧！就我的經驗，七月普渡通常不太讓別人在自己準備的祭品前拜。

兩點多道士開始巡筵，在廟埕繞完一圈後以爲已經都巡完，回到了壇前，有一委員提醒道士樓下還有一車米。於是，一行道士又走下樓去，經過布袋戲棚，到那車米前灑淨。這個舉動引起許多人的注意，有一個小孩問媽媽爲甚麼要這樣，媽媽回答：「那米沒去巡，好兄弟就不敢去搶。」也有一個女兒（或是媳婦）把道理告訴她媽媽。巡筵過後，道士準備開始「賑濟」。三個道士登上祭壇，中間那位腳踩金紙，座位舖上棉被，頭戴冠，冠纓上書「太乙救苦天尊」（表示脫去凡人身份，成太乙救苦天尊<sup>註9</sup>），誦經爲孤魂超生，並以各種手勢進行「變食」的儀式。末了，將佛手、小包子、糖果、錢幣等孤食丟下臺來，讓民眾爭搶。然後，道士走下壇來，先朝廟外，再朝老大公牌位做揖，意爲「送孤」。如此便結束普渡儀式。

普渡儀式結束之後休息了四十分鐘，四點鐘開始進行關鬼門的儀式，儀式主要由道士進行，老大公廟主委在一旁持手爐隨拜。道士化身正乙天師，手持七星劍清淨四方，以雞、鴨血鎮壓孤魂邪煞，時而雙簡飛舞，時而長劍追索，將孤魂滯魄逐回地獄，最後在良方封住鬼門。儀式進行了三十分鐘，甚是精彩。

關鬼門的儀式在伴樂停止道士跟大家說「大家萬事大吉」後，全部結束。緊接著老大公廟委員舉行了自己的關龕門儀式，儀式由全體委員在老大公牌位前行三獻禮後，很快結

束。一旁各姓氏人員已經到場，吳姓人員趕緊忙著準備東西。五點鐘，市長到場，一到場吳姓人員立刻拿出漢式禮服請市長換上。（只有市長、主委、爐主換穿禮服）各姓貴賓（理事長、爐主）也配上吳姓爲他們準備的紅花及寫有貴賓二字的紅紙條。這當中，有幾個人在場內討論儀式該如何進行：「照理說，這應該是要：」，「我看人家去年好像是：」。這種情形我已經在這個月的普渡儀式中見過很多次了，在這種討論溝通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人們的價值觀、知識如何融入儀式之中。

關龕門的儀式和開龕門的儀式類似，都是行三獻禮。然後，在六點鐘時由吳姓主委將鐵門鎖上，再由市長關上木門，象徵鬼門關起，最後將鑰匙放回木盒中，交回老大公廟保管，然後鳴炮，鞠躬，鼓掌。儀式完成之後，大家寒暄拍照，吳姓人員以擴音器告訴大家晚上要在飯店請客，請大家光臨。一年一度的「雞籠中元祭」就此結束。

一旁老大公廟管理委員會還在分豬公份：。

## 結語

普渡是臺灣各地一個普遍的民間習俗，基隆當然也不例外。早期的臺灣社會，很多地方都有盛大的普渡活動，但在時代變遷中，大都已不復見當年盛況。然而，基隆的普渡卻在姓氏輪值的特殊機制下，載著他們先民的遺產，安然地隨時間長河來到現在，然後和著社會的脈動，成爲今天基隆所引以爲地方特色的觀光節慶——「雞籠中元祭」。

炎夏的七月，「雞籠中元祭」就像它那在夜間散放光芒的主普壇一樣，吸引著人們的目光，或驚豔或冷漠，基隆人



多少感染著它所散放的熱量。從初一到三十，每天都有各種形式的普渡在基隆的各個角落裡進行；「慶讚中元」、「金雞紹石」、「吳姓主普」等字樣隨處可見的燈籠、旗幟映入眼簾，召喚著人們對歷史、文化的記憶；在傳統所賦予的責任與個人的意圖考量中，在過去習俗與現代觀念的折衝裡，在官方鼓勵與民間注目的推動下，那些參與活動的人們，依著他們對儀式的記憶與瞭解、詮釋與表達，動員一切的力，在各個儀式的場合裡，盡其所能，做一次完美的演出。這，就是我所看到的乙亥年「雞籠中元祭」。

### 【註釋】

註1：此說法引自基隆市政府一九九五年印製之《雞籠中元祭》手冊。

註2：本文中所謂「法師」皆指佛教僧侶。

註3：「雞籠中元祭」這一名稱是民國七十三年市政府將之納為推動的觀光節慶後，才開始使用。主辦單位為各輪值姓氏，市政府協辦，文建會等中央單位為指導單位。

註4：咸豐五年開辦時，有十一個姓氏參加，以抽籤訂次序，分別為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賴、許。一直到光復後，隨著人口結構的改變，於民國四十三年加入了聯姓會，成為十二個單位。聯姓會是由李、郭、王、楊、曾、黃、柯蔡、邱丘、蘇周連、鍾蕭葉、白、余徐涂、董童等姓氏所共同組成。民國七十年，李、郭二姓脫離聯姓會，各自獨立成一單位，七十四年黃姓亦獨立出來，於是變成了今天的十五個單位。所謂十五姓氏輪值，指的就是這十五個單位。

註5：老大公廟自己亦印製了一份「雞籠慶讚中元各項節慶介紹表」，其中屬於老大公廟籌辦的節目共有開燈夜、開龕門、擲筊定

燈首、酬神獻戲、老大公廟廟普、開龕門等六項。

註6：金包里堡即今金山、萬里一帶，雞籠堡即今基隆、瑞芳一帶，三貂嶺堡即今雙溪、貢寮一帶，石碇堡即今汐止、七堵、暖暖、平溪一帶。

註7：整個中正公園是一個山丘，主普壇在接近山頂的地方，體育場則在往下一點點的位置，所有祭品都擺在體育場。

註8：一般施食的儀式在最後都會將孤食自壇上丟下，供民眾爭搶，這些孤食通常包括錢幣、米粒、佛手、孤包以及糖果、餅乾、水果等各種食物。據道士表示，人們帶回錢幣可保佑賺大錢，米粒保佑人衣食無缺，佛手放在家中香爐裡可保平安，其他食物吃了身體健康、小孩易長大。這些反應了人們的願望，也其實就是整個中元普渡裡人們共同的願望。

註9：太乙救苦天尊為封神榜中哪吒的師父太乙真人，他曾在哪吒剝肉剔骨還父母後，賜哪吒蓮花化身，使他得以還魂轉生。

### 【參考書目】

阮昌銳

一九八七 《中元節的習俗與意義》，《臺灣博物》6(3)：10—16。

林豐楙、劉還月、許麗玲

一九九三 《雞籠中元祭祭典儀式專輯》。基隆市政府，基隆。

吳季芬

一九八七 《基隆中元祭》，《民俗曲藝》49：19—29

林偉盛

一九九三 《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自立晚報，臺北。

洪連成

一九九一 《基隆文獻2》。基隆市政府，基隆。



一九九三 《基隆文獻3》。基隆市政府，基隆。

一九九四 《基隆文獻4》。基隆市政府，基隆。

國立藝術學院

一九八九 《雞籠中元祭》。基隆市政府，基隆。

黃師樵

一九七三 《光復以前基隆開發小史》，《臺灣文獻》24(1): 84

— 99 —

程禹傑

一九八七 《隨水流念源頭——基隆中元祭放水燈意義深》，《時報週刊》498: 148—149。

廖漢臣

一九六四 《基隆普渡調查報告》，《臺灣文獻》15(4): 123—134。

劉還月

一九八六 《祭先民、讚中元：盛大精彩的「雞籠中元祭」》，《民俗曲藝》42: 4—14。

## 作者簡介

陳緯華

民國五十六年出生

臺灣嘉義人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畢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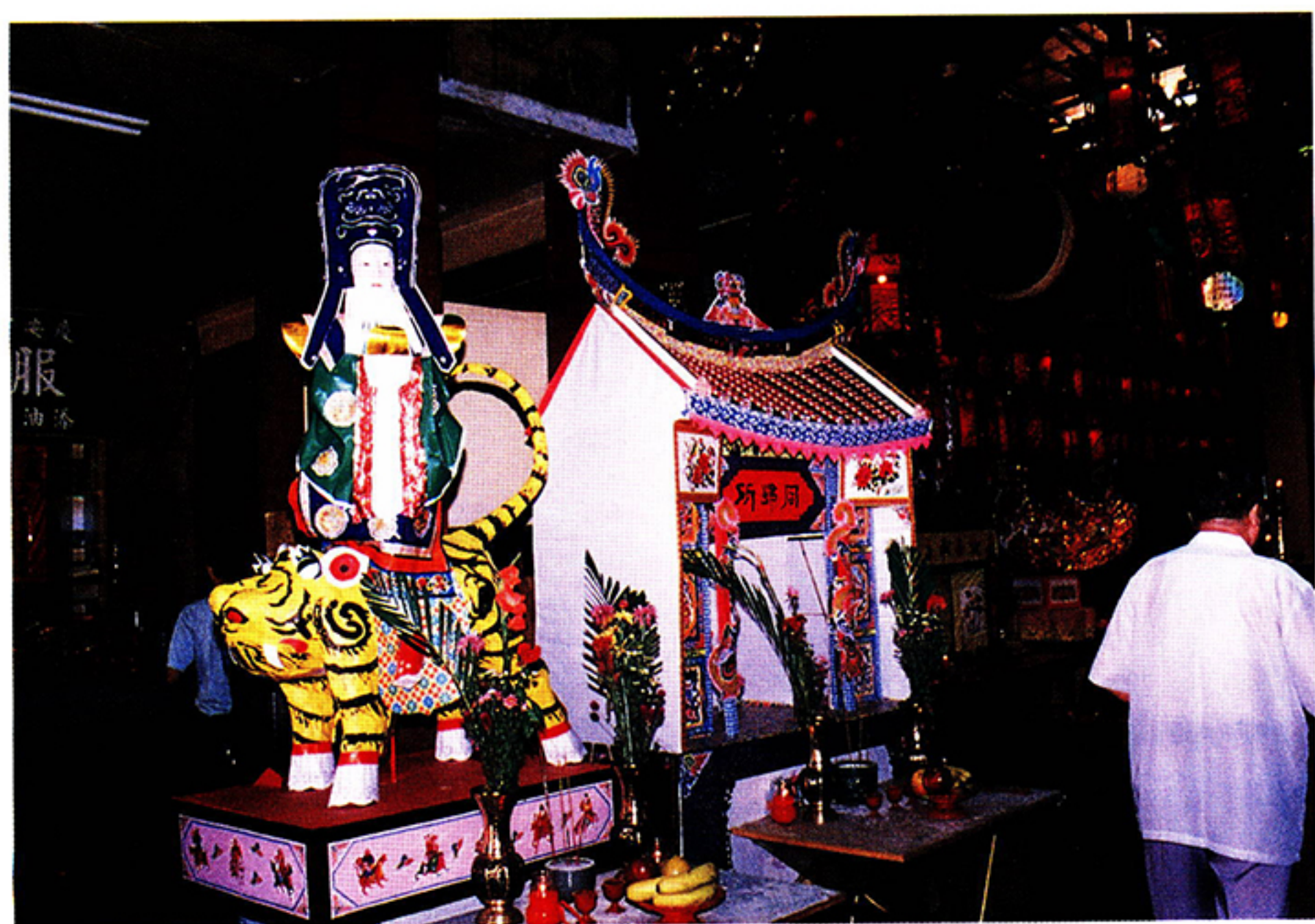
現職：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著作：《雞籠中元祭——儀式與文化記憶》（碩士論文）





普渡醮場中的紙紮物—太乙真人與三太子哪吒



普渡道場中的「同歸所」與山神



— 記乙亥年「雞籠中元祭」 —



在自己姓氏主普的時候，裝載豐盛祭品到醮場贊普



在孤魂用餐前，先招待他們梳洗一番





貢獻給「好兄弟」的祭品必須插上香



普渡場合中，常可見到三、五聚集聊天的情形



— 記乙亥年「雞籠中元祭」 —



普渡後大家平分各種祭品



